

汉语褒贬词语的褒贬指向问题初探*

李斌, 陈小荷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 210097

Email: gothere@126.com

摘要: 本文着重探讨汉语中带有褒贬色彩的词语的褒贬指向问题。通过对 1015 个褒贬词语(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分析, 得出了不同词类的褒贬指向, 重点区分了二价词语的说话人对施事的态度和施事对受事的态度。该分析可以应用于句子或语篇的态度计算, 从而指出哪些是作者或说话人的态度, 哪些是句中施事者的态度, 也可以应用于机器翻译中的译词选择和语言教学等领域。

关键词: 褒贬指向, 态度计算, 语义分析, 说话人

Direction Tendency Analysis on Chinese Derogatory and Commendatory Words

LI Bin, CHEN Xiao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Email: gothere@126.com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analysis on the derogatory and commendatory (DC) direction tendency of Chinese DC words. A total number of 1015 words are classified into nouns, verbs, adjectives and adverbs and manually analyzed to identify their DC direction tendency. Research shows that two-valence-words have 2 kinds of direction tendencies, namely the speaker's attitude towards the agent and the agent's attitude towards the patient, which can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the writer or the speaker's attitude from the agent's, thus determining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sentences and texts. Findings in this paper can be applied to solve some problem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derogatory and commendatory direction tendency, semantic orientation, semantic analysis, speaker.

1 引言

词语的褒贬义问题在汉语词汇学中研究得比较多, 但机器翻译和对外汉语教学在这方面依然存在着不少实际困难。外国学生往往很难区分出概念义相同而褒贬义不同的词语, 机器翻译上也存在着褒贬译词选择不准的问题。近几年来, 随着态度计算的日益展开, 词语、句子和篇章的倾向性计算成为研究的对象, 而褒贬义词语作为语言中最典型和基本的倾向性要素, 其分析也成为一项重要而基础的工作。

传统对褒贬词语的研究, 根据是否是基本义和附加义把褒贬词语分为两类。如“美好”的基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词语搭配获取与语义特征分析的相互关系研究”(07BYY050)
作者简介: 李斌(1981-), 男, 江苏徐州人, 博士研究生, E-mail: gothere@126.com.

本义是褒义的，这是典型的褒义词；而“团结”的附加义是褒义的，“勾结”的附加义是贬义的。但是对于褒贬词语的指向性问题则关注不足，并没有指出褒贬态度的持有者和批评的对象。例如，在句子“我们要捍卫祖国的尊严”中，褒义动词“捍卫”，其态度持有者是施事“我们”，所褒扬的是受事“尊严”；而在句子“他总是包庇小王”中，态度持有者是说（写）这句话的“说话人”，贬义动词“包庇”所贬低的是其施事“他”。这与传统的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把一个褒贬词语所关涉的对象限定为一个三元组：“态度持有者——褒贬态度——褒贬对象”，把“态度所有者”和“褒贬对象”称为“评价角色”，进而把褒贬词语的“褒贬指向”定义为：由褒贬词语的褒贬义所决定的，褒贬词语所修饰的或与之相关的句法语义成分与评价角色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本文中，我们区分出“说话人”、“施事”、“受事”和“与事”四种句法语义成分。后三种成分与格理论、配价理论的一般界定是相同的。“说话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它既可以在句子中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出现的情况主要是采用直接引语，如，“他说：‘我是个混蛋’”；或者采用间接引语“他说自己是个混蛋”。在普通的文本中，引语出现的较少，“说话人”更多的是文本的直接作者，并不出现在句子中。为了方便说明，本文中的例句采用如下格式：“我**要**捍卫祖国的尊严”。态度持有者采用斜体加下划线，褒贬词语加黑，褒贬的对象加方框。

为了系统地考察汉语褒贬词语的褒贬指向问题，我们对《汉语褒贬义词语用法词典》（下文简称《褒贬词典》）收录的1015个词条进行了逐个分析。该词典包括了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含有褒贬感情色彩的多音节词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成语及惯用语。所标注的褒贬色彩分别为褒义、贬义、敬辞、谦辞和客套话。我们把这五种色彩合并为褒贬两种。对成语和惯用语，我们按照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标注了词类，在本文第三部分将根据不同的词性参照其配价来进行分析。

2 相关研究

在语言学界，已有的褒贬词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褒贬色彩分析（解海江，张志毅2003）、历史流变（孙雪敏1999）、语境变异和译词选择（刘全福1999）等方面，比较注重词语的意义分析，区分出基本义和作为附加义的褒贬义。不过对于褒贬词语尤其是褒贬义动词的句法语义特性的研究关注不足。

在计算语言学界，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动词的褒贬指向问题。晋耀红（2003）在对文本进行态度计算的时，就针对评价性动词建立了褒贬模板，描写了每个动词的“评价者、态度和评价对象”与“说话人、施事和受事”的关系，但只分析了动词，且这些动词的选择依据是看是否含有立场性，并不一定含有褒贬义，如“反对”，仅仅是态度上的赞同和反对，并无褒贬意义。Steven（2004）利用FrameNet的评价性谓词模板来自动获取文本中的观点立场及态度持有者。刘永丹（2004）采用了相似的谓词模板的方法来处理中文语料。这些研究都采用了格框架的思想，以模板匹配的方式避免了完全句法分析的低效性。但是这些实验使用的谓词模板仅是少量高频词的模板，覆盖度较小，也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理论价值。Wilson and Wiebe（2003）、徐琳宏（2008）则在标注情感态度语料库的过程中，标注了态度的所有者、评价的方面、情感态度及强度。这样全面的标注对于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中的机器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尚未从中挖掘和梳理出具有理论意义的论断和认识。

综上所述，在语言学界，传统的词汇语义研究由于缺少句法语义层面和语料考察的眼光，并

没有特别关注褒贬词语的指向问题；而在计算语言学界，语义分析和语料标注遇到了褒贬指向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强调技术性和实用性的策略往往忽视了语言模型的理论建构。从更高的层次上看，目前态度计算尚缺乏对语言中表示态度的句法语义手段的系统考察和认识。本文则尝试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

3 词语褒贬指向的分析

《褒贬词典》中共收录词语 1015 个，整理后得到名词 145 个、形容词 540 个、动词 314 个、副词 16 个。参照配价理论，根据这四类词语典型的句法功能进行分析，分析一般限定在传统的句法范畴（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配价数（零、一、二、三）、句法语义成分（说话人、施事、受事、与事）和褒贬态度三元组（态度持有者、褒贬态度、褒贬对象）范围中。

3.1 名词的褒贬指向

名词在句子中一般充当主语、宾语。在不同的结构中，说话人使用名词可以对不同的句法成分进行褒贬。一是对名词所指、同指的词语表示褒贬。如，“这群**暴徒**到处抢劫”。二是把名词用作判断句的宾语来对主语进行评判。如，“**他**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一价名词可通过“有+名词”的方式来表达对主语的褒贬，这样的名词有 18 个。如“**他**很有**气魄**”。一般能加“有”的名词，还可以加“的”，表示说话人对定语（领属者）的褒贬，如“**他**的**气魄**令人敬佩”。其中，不能加“有”，只能加“的”的名词有 5 个：“盛名、事迹、心血、雄姿、下场”。

二价名词体现出了施事对与事的褒贬态度。施事是态度的持有者，介词引出的与事是褒贬对象，名词本身是态度的表达。如，“敌意”、“爱好”等，其模式为：施事+介词+与事+的+名词。如，“**他**对**她**的**敌意**很深”。不过，在《褒贬词典》中只收录了一个词语“热情”。

3.2 形容词的褒贬指向

形容词一般充当定语、谓语、状语和补语。做定语的时候，表达说话人对形容词修饰的名词性成分的褒贬。如，我们的祖国有**灿烂的**文化。做谓语的时候，是说话人对主语进行褒贬。如，**他**很**安详**。**他**总是**冷冰冰**的。当形容词做状语或补语的时候，表示说话人对状语/补语所修饰动词的施事进行褒贬。如，**他****傲慢**地批评别人。**他****笑得**很**狂妄**。

大部分形容词都是一价的，在《褒贬词典》中，仅有 5 个二价形容词，“冷冰冰、强横、狭隘、温和、坦白”，体现的是施事对与事的褒贬。其模式为：施事+介词+与事+形容词短语。如，“他对她很坦白”。值得注意的是，“强横、狭隘”同时带有说话人对施事的褒贬。

3.3 动词的褒贬指向

动词的褒贬指向是最有特色的。动词一般充当谓语。配价理论根据动词在一般的句子中能够支配的名词性成分的个数来确定配价数，分为零价、一价、二价、三价。在我们考察的动词中，没有出现零价动词。因此，下面只讨论一价至三价动词的情况。

(1) 一价动词只有一个施事主语，表达的是说话人对施事的褒贬态度。如：“凯旋”、“撒谎”等。如，**这些人**终于得逞了。

经统计, 这样的动词共 112 个, 褒义为 33 个, 贬义为 79 个。

(2) 二价动词是最为特殊的, 由于“说话人”、“施事”和“受事”三种角色的存在, 从理论上分析, 评价者和评价对象的关系就有 3 种可能性, 即说话人对施事、说话人对受事、施事对受事。通过考察发现, 确实存在着这三种不同的方式。

① 说话人对施事

这类动词的数量最多, 有 235 个, 其中褒义为 39 个, 贬义为 196 个。如, “献身”、“毒害”等。如, 一些网吧 设“黄色电影频道”毒害未成年人。

有些动词也同时含有施事对受事的褒贬, 形成双层叠加的褒贬, 如, “毁谤”, “他总是毁谤张三”。在内层是“他”对“张三”不满, 在外层则是说话人对“他”的批评。这两个层次并存的动词仅有 35 个, 在内层施事对受事表褒义的有 8 个(如, “夸耀、标榜、庇护”), 表贬义的有 27 个(如, “坑害、虐待、诋毁”)。

② 说话人对受事

在我们所考察的动词中, 并没有出现说话人只对受事进行褒贬的情况, 说话人对受事的褒贬总是附加在对施事的褒贬上, 且与对施事的态度相同。这样的动词仅找到 4 个: “奉献、勾结、散布、纵容”。如, 他总是不断地散布谣言。

③ 施事对受事

施事对受事的褒贬, 体现的是词语的基本意义。如, 我们喜爱这部电影。

这样的动词共 51 个, 其中褒义的有 50 个, 贬义的有 1 个。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异看起来有些奇怪, 经考察是由于《褒贬词典》收录词语的数量有限, 比如“讨厌、厌恶”等贬义词语没有被收录。

④ 特例的“充满”类动词

我们在考察中发现, “充斥”和“洋溢”是两个特殊的动词, 其基本意义都是“容器-内容”关系, 姑且称之为“充满”类动词。其特点是, 不论句法成分的顺序如何变化, 都表达了说话人对“内容”的褒贬。如,

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商品。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了市场。

如果把“容器”作为“处所”范畴处理, 则这类动词也可以算作一价动词, 自然只能由说话人对唯一的价“内容”进行褒贬。

(3) 三价动词只出现了 3 个, 即“勒索”、“奉还”和“讹诈”, 基本模式为: 施事+动词+受事+与事。如“他们勒索了港商一笔巨款”。其褒贬指向与二价动词的第一类相仿, 一般是说话人对施事的褒贬。不过, 细究起来, 也有不同。“勒索、讹诈”的与事对施事而言是重要的东西; “奉还”其与事对于受事而言是重要的东西。

3.4 副词的褒贬指向

褒贬副词所体现的是说话人的主观态度, 是对施事进行褒贬。副词本身并没有施事, 是说话人使用副词对其修饰的动词所支配的施事进行褒贬。如, “勇于、悍然、大肆、擅自”。

匈奴悍然南侵。默克尔大肆指责中俄等国家的人权问题。

在《褒贬词典》中, 这样的副词共 16 个。联系 3.2 节形容词的分析, 可以看出, 只要褒贬词语作为状语, 其褒贬指向就是说话人对状语修饰动词的施事的褒贬。

3.5 整体考察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把四大词类的词语按照配价整理成一张总表，见表1：

表1：词语褒贬指向总表

词语类别	句法功能或格式	态度持有者	褒贬对象	褒/贬例词
无配价的名词	做主宾语	说话人	修饰的名词性成分、同位语	典范/暴徒
一价名词	主语+有+名词	说话人	主语	风度/野心
	领属者+的+名词	说话人	领属者	事迹/下场
二价名词	施事+介词+与事+的+名词	施事	介词支配的与事	热情/(敌意)
一价形容词	做定语	说话人	定中结构的中心语	灿烂/冷酷
	做谓语	说话人	主谓结构的主语	安详/呆板
	做状语、补语	说话人	所修饰动词的施事	流利/狂妄
二价形容词	施事+介词+与事+形容词短语	施事	介词支配的与事	温和/冷冰冰
		说话人	施事	*/强横
一价动词	做谓语	说话人	施事	凯旋/撒谎
二价动词	做谓语	说话人	施事	献身/毒害
		说话人	施事+受事	奉献/勾结
		施事	受事	喜爱/伤害
		说话人	施事	投身/标榜/
		施事	受事	(击溃)坑害
“充满”类动词	做谓语	说话人	“内容”施事	洋溢/充斥
三价动词	施事+动词+受事+与事	说话人	施事	奉还/勒索
副词	做状语	说话人	所修饰动词的施事	勇于/大肆

注：()表示在《褒贬词典》之外补充的词语，*表示没有找到此种词语。

表1的内容显示，不同配价的词语在不同的句法功能或者格式中，其褒贬指向是较为固定的，即褒贬指向与句法格式之间有着较为严整的对应关系。特别是零价和一价的词语，褒贬指向性是无歧义的，都是说话人对某种成分的态度。但是在二价形容词和二价动词上出现了一对多的情况，即说话人对施事和施事对受事两种指向。这种歧义源于“说话人”这个角色的存在导致句法语义成分（语义角色）的数量超过了两个，给了语言以变化的空间。二价名词和三价动词没有出现歧义，很可能是受限于《褒贬词典》的规模，考察面还不够广。

“说话人”的角色几乎出现在各种句法格式中，可见褒贬词语更多体现的是写作者/说话人的态度倾向，而句子内部施事对受事态度的表达是较少的。这对于计算句子或文本的态度立场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说话人有可能在文本中出现，有可能不出现，对指代消解等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4 词语褒贬指向的作用和价值

前文着力分析了不同词性的褒贬词语的褒贬指向问题。这种分析的作用和价值拟从三个角度来论述。

首先，词语褒贬指向数据库可以应用于汉语句子的态度计算。如上面的例句，默克尔大肆指责中俄等国家的人权问题”。利用副词“大肆”可以得到说话人对“默克尔”持批评态度。利用动词“指责”可以得到，“默克尔”对“人权问题”持批评态度。即，默克尔大肆指责中俄等国家的人权问题。有了句子的态度，就可以进一步自底向上地从句子到句群、段落乃至篇章的态度网络建构。当然，这种应用依赖于良好的句法分析、语义分析（特别是语义角色分析）和指代消解等工作。目前这三者的效果依然欠佳，暂时只能在人工标校好的树库上进行一些实验。

其次，可以应用到语言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在词典和教材编纂中，讲清楚褒贬词语的立场和指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留学生的误用。应用于机器翻译方面也可以提高褒贬词语的译准度。

最后，是在语言学中的意义。在古汉语中，所谓一字见褒贬的“春秋笔法”中较知名的就是三个表示“杀”的动词：“杀”、“弑”、“诛”。从词义上看，“杀”指无罪而杀，“弑”指以下犯上，“诛”则指有罪、有理而杀。其褒贬指向相应为无褒贬、说话人贬低施事、说话人贬低受事。自古以来，汉语的褒贬词汇就很丰富，特别体现在褒贬动词上。然而无论是词汇语义学还是句法语义学，都没有充分关注包括褒贬义在内的所谓非概念意义的“附加义”对句法语义成分的约束性，尤其是忽视了“说话人”这样的句外角色。自然语言的语义分析和计算在根本上依赖于理论语言学的发展。词语“附加义”的语义分析和计算，特别是词汇意义与句法语义层面的对应关系，值得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

5 结语

针对汉语中的褒贬词语的态度立场问题，本文提出了“褒贬指向”的概念，参考传统的层次分析法、格语法、配价等语言学理论，对《汉语褒贬义词语用法词典》的1015个褒贬词语按照不同的词类及配价数进行了考察，给出了各类词语的褒贬指向。特别是得出了零价和一价词语都体现说话人的态度，二价以上的词语具有“说话人对施事”、“施事对受事”以及双层叠加等多种态度指向。从而可以清晰地看出哪些词语表现的是说话人的态度，哪些词语体现的是施事者的态度。这对句子、篇章级别的态度立场计算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我们的分析只是初步的，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特别是在大规模语料库中，可能会超出本文所考察的褒贬指向用法。这就需要进行更大规模、更为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其次，可以进一步分析出褒贬的具体方面，以构成更为完备的“态度持有者-褒贬对象-褒贬方面-褒贬态度”的四元组形式。如“小斯奚落火箭防守下降”中，防守下降是“小斯”奚落“火箭”的具体方面。再次，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出施事、受事、与事的默认褒贬属性，服务于汉语修辞手法的自动识别。如“他要发扬小偷小摸的精神”，有着很强的幽默色彩。按照前面的分析，仅知道施事对受事持褒扬态度。而幽默色彩源自“发扬”的受事往往是好的、高尚的精神，替换为贬义色彩的词语之后产生了特殊的语用效果。最后，还可以与其他语言进行对比分析，以提高机器翻译的精度。

语义分析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涉及多义词的义项区分、意义和用法的区分等难题。我们的分析和统计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疏漏。《褒贬词典》仅有1000多条词语,在数量上也难以满足处理大规模语料的要求。希望这些不足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步完善。

参 考 文 献

- [1] Steven Bethard, Hong Yu, Ashley Thornton et. al. Automatic Extraction of Opinion Propositions and their Holders[A]. In: *Proceedings of AAAI Spring Symposium on Exploring Attitude and Affect in Text*[C], Yan Qu, James G. Shanahan, and Janyce Wiebe (Eds.), AAAI Technical Report Series, AAAI Press, Menlo Park, USA, 2004.
- [2] Theresa Wilson and Janyce Wiebe. Annotating Opinions in the World Press[A]. In: *4th SIGdial Workshop on Discourse and Dialogue (SIGdial-03)* [C], 2003.
- [3] 解海江, 张志毅. 谈《现汉》对义位褒贬陪义的标注[J]. 辞书研究. 2003(6):6-13,20.
- [4] 刘全福. 语境分析与褒贬语义取向中国科技翻译[J]. 1999(3):1-4.
- [5] 刘永丹, 曾海泉, 李荣陆, 等. 基于语义分析的倾向性文本过滤[J]. 通信学报. Vol.25 (7), 2004:78-85.
- [6] 陆俭明, 沈阳.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2003.
- [7] 孙雪敏. 成语语义褒贬转化试析[J]. 语文建设. 1999(4): 19-22.
- [8] 王国璋 主编. 汉语褒贬义词语用法词典[M].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2001.
- [9] 徐琳宏, 林鸿飞, 赵晶. 情感语料库的构建和分析[J]. 中文信息学报 2008/01:116-122.
- [10] 袁毓林. 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